

◆ 流年碎影

那落叶如同当年的自己

魏云革

下雨天骑车去门店，途经小区正门，视野被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遮挡。那车上码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黑色编织袋，大小桌椅，褪色的板凳，剥漆的书架均整齐压在编织袋上。心下想着：怎么这个天气搬家？骤雨忽来，砸得头盔啪啪响，响声如一把利剪，裁开脑海封存已久的记忆。

位于闸北区一号线延长路某小区，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。那是友人租的一室户，一楼，带小院，时常，卫生间马桶会堵，遇疾雨，水会漫进卧室。因公司位于徐汇区上体馆，又恐叨扰友人，于是半月后搬家至漕宝路。临别给友人一张面值两百元的地铁卡，待我进了落闸机，友人又将卡扔了过来，彼时，一个花塑料袋收纳了我的全部家当。

新出租屋也是老小区，两房，与部门经理合租一室，月租五百元，一张黑色皮沙发就是我的床。数月后，搬至公司附近柿子湾路某小区，月租七百，逼仄的空间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，好在离公司近，不用乘坐公交。公司老板让我从库房挑选一台电脑，便于学习软件的安装及还原数据库，随后又将公司钥匙交予我。

数月后，搬至上海交大附近的乐山小区，月租五百，隔断小间，家当为一台电脑，一些衣物及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意林》等书籍。房东上海人，为人和善，房东妈妈一直唤我“宝宝”。一个月后，中介带人看房，被房东阿姨数落一通，说人家小魏还没有搬走，你带人看什么房子。

又数月，搬至锦江乐园古美五村，二室，三人合租，不久，室友们皆谈了对象，我只得栖于沙发。一个月仅需支付二百余元。晚上，大家常围坐客厅，看《大长今》，会咬牙骂崔尚宫。

再一次搬家至黄浦区顺昌路，如今想来，那房子好奇特——楼中楼，每天都会被巷口商贩叫卖声吵醒，唯一缺点是房内没有洗手间，好在楼上合租的几位姐姐人不错，她们的淋浴，厨房可共用。

次年，我被评为软件初级工程师，享有尾款提成，薪资加提成每月近两千元。因工作能力太弱，又半年，选择离职。老板问可否留下你手里的工作笔记。我笑了笑：“不行，这是我最美的回忆，而且我也不会从事软件行业。”

后于虹口区广灵二路帮友人卖服装，租房则在上外附近。房子为二室，其中一室里住着四个女生。

一年后，友人在家乐福商场开了家中餐店，请我去做培训，住在七莘路，两个绿色周转箱装满了我整个家当。培训结束后又去了浦东外高桥担任餐厅经理，租房在高行镇，独立的一间，月租五百元。

二〇〇九年五月搬至虬江路三宝花苑，三十平，一室户，月租一千八。不久便开始创业，复一年，搬家至苏州河畔联富公寓，房租从二千三涨至三千五。彼时，华侨城尚未建。

二〇一五年位于海宁路的公寓房装修完成，搬至新居。自此结束租房生涯。心似开满一坡又一坡的花。

又四年，搬家至昆山，家当为小胖、毛毛，另还有数车行李及几十袋货物。

二〇二二年搬家至县城，书籍、家具、瓷片、古玩、邮票、货品拉了数车，随行还有四只猫——嘟嘟、小胖、毛毛及双目失明的流浪老咪。

忽然忆起其中一次搬家，也是这般下雨天，司机帮我将周转箱一并搬至电梯口，司机那张脸我早已忘却，但他温润的眼神及帮我搬行李的举止一直治愈并温暖着我，继而在心里盘根。

还有一次去看房，闲谈得知房东是芜湖人，进屋不久，天忽然下起大雨，本想待雨停出门，房东说一会儿还有人来看房，我知其意，故下楼，立于一楼走廊，握着铁制门柄，听风，观雨向低洼处倾注，汇成水流，裹着落叶前行。如今想来，那落叶如同当年的自己。



◆ 旅人笔记

六月飞雪

陈大联



父母心 周文静 摄

原以为六月飞雪只是传说，但我们这次真的遇见了。

清早从甘孜新都桥出发，沿318川藏线去海螺沟，车窗玻璃上飞来了雪花，渐渐地，路边草坪上的雪多了起来，青草被这突如其来的雪挤占着空隙，艰难地从雪层里挣扎出来，在风中摇曳着。牦牛们成群结队地穿越马路，它们乘着雪不多的时候，赶紧去山坡上与雪争夺着青草。随着海拔升高，山坡上的绿色被越来越厚的白雪蚕食着。尤其是车子转入省道后，沿着木雅山脉的山腰盘旋，车窗前愈发明亮，一场夜雪让整个山脉银装素裹起来，天空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

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慢蠕动着，雪碾压在车轮下，发出嗤嗤的呻吟。作为一个游客，在旅行途中邂逅了一场夏雪，仿佛是上天的额外赠予，也为我们川西之行新增了一次神奇体验。同伴们的兴奋情绪倏忽点燃，烘暖了车内温度，让衣衫单薄的我们忘记了车外的料峭寒。

雪，对于我们来自长江之畔的游客并不陌生，在安庆老城，每逢冬季，雪总是遵从季节的路标，有秩序地飘然而至；偶尔也有迟到的时候，待立春之后，雪才姗姗而来，落到地气回暖的土地上，迅速融化开来。在童年美好的记忆中，总是绕不开冬天，离不开下雪，仿佛雪的洁白就是儿时的记忆底色，那些不堪的灰暗都掩埋在雪地里，剩下的都是大雪导演出的有趣故事，清晨，小伙伴们以飞鸟般的姿态扑向雪地，雪地里留下深一脚浅一脚的零散足迹……几十年过去了，冬雪依旧如期飘至，只是生活的模样在变，人的心境也在变，赏雪渐渐成了与自己疏远的词汇。

夏天的雪，来得意外，是大自然节气密码出现的漏洞，还是上苍有意试看四季错位

的反差奇效，我不知道。或许，在川西高原上，雪从来不是跟着季节走，而是跟着气候走，它总是飘洒在四季之外，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那四季永不消融的雪山，让这里有了“雪域高原”的贴切称呼。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遵从的是高原的法则，你可以好奇，可以旁观，但你得敬畏。

站在海拔4388米的加尕措垭口向前方望去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，白雪茫茫，一望无际，天空与雪山在一个画面上分辨不出彼此的颜色。再细看雪山，山顶上凸起的草棵顶着厚雪，绵延成雪山的纹理，整个木雅山脉在皑皑白雪中露出自己的筋骨，像是无数个血肉之躯，彼此交错在一起，构成一幅气势磅礴的行为艺术造型，呈现着张扬的生命形态。而此刻，风寒统驭了世界，雪，湮没了一切，所有的喧嚣和纷扰都消失在莽莽雪原里，消失在能吞噬所有声音的寂静里。偶尔，刺破这片静谧的，是我们踏雪的声音，还有短促的呼吸声。

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唯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”我每次读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脑中浮现的就是眼前的雪山画面。毛主席在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写了这首词，但我仍深信，他构思诗词意境时，一定联想着川藏高原的绵绵雪山，他对高原雪山有着更深的体验。1935年，同是六月，中央红军成功翻越了川康边主峰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，在达维桥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。在饥寒交迫的行军途中，毛主席眼中的雪山是江山如此多娇；翻越雪山后，更发出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豪迈感慨。伟人胸襟，比雪山更辽阔。

雪山无言，缄默是它亘古以来的姿态。九十一年前的那场六月雪，对于雪山不过是莽荒岁月的瞬间。雪山从来不拒绝任何一次攀越，在绝境的背后，是一条生路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。山河岁月，古老而宁静，一次次的雪擦洗着时空，覆盖去曾经的脚印，将一切事件的痕迹抹平，仿佛什么都没有经历过。只有雪山知道，厚厚的雪层下面埋藏着的的不是一座山的史诗，而是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传奇。

此刻，我再次眺望木雅雪山，以及更远的折多山、笔架山，直到远山的轮廓完全融入灰白色的天幕。它们经历过乱世的荒凉，也历经着盛世的安宁，在我的眼中，它们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，以刺破苍穹的姿态彰显着坚韧不拔的气概；它们守护着山野，温润着山脉，冷峻的表层下，有着纯净的内核和温热的血液。雪山无声，却有自己的语言表达，在雪域高原上，雪永远是高原最赤忱的守护者。

车子带着我们翻越过木雅雪山，我的心里腾起了一个声音：六月的雪，不再只是传说，而是一个属于川藏高原的神话。